## 羣鶯亂飛

文：馮槇　畫：家格

### 我們眞嫌他們老而不死

「有她丈夫？」

「張先生今天因公飛台北，不到一星期回來，我要請張太吃晚飯。」

「我十分需要呢！你不能救急嗎？」

「波士，你去洗桑拿浴吧！侍浴郎會動手術。最好你不要去，我們要把朋友做下去呢！拜拜！」

沈惠收綫返座，她是言明打到波士家中的。楊蘭笑她情話綿綿，她道：

「我生平遇到過兩個老人，開始時都予我很好的印象，以後漸漸令人討厭了。」

「一個年老的男人，」楊蘭臉上嫩嫩起來：「若是他有錢找女人玩玩，他自己高興以外，做女人的也不對他討厭；若要與年輕女人談情說愛，甚至變了情痴，我們眞嫌他們老而不死。」

「眞有道理。你開汽車出來嗎？」

「泊車費事，我們可坐的士。」楊蘭說。

「到赤柱吃西餐如何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有條件的，我請你，不許你因爲住在香港而堅持盡地主之誼。」

「就是如此吧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他們到了赤柱那家餐室，所吃以海鮮爲主，飲的是白酒，談了許多。晚飯同上的士，楊蘭送沈惠過海後在她樓下握別原車返港島。

沈惠登樓，知郭亮來過兩次電話，她即回電，他說：

「你太任性。」

「我把我們兩人如何消磨時間告訴你吧！」郭亮聽完，提到她們有同性戀的傾向，沈惠道：

「我不必申辯，小張不會如此想。」

「你看到我討厭了。」郭亮說。

「不是，我們明天再談吧！我也不作人洩慾器。這種事情你總不能讓大哥出來找我吧！」

「我沒有如此下流。」

「拜拜！」

沈惠收綫，電話不再响了。他也感到有些歉，她所希望的是做滿一年前不與他上床，再上床，她一定仍是冷感。（三四八）

### 十五：突然問起老朋友

「唉，你總是這樣說，把人弄得神魂顚倒的！」大生顯得無可奈何地說。

天娜却向他展顏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大生突然問：「啊，天娜，你那個老朋友，最近還有沒有去探你呀？」

天娜瞪着眼，說道：「什麼老朋友呀？」

「喏，就是那天早上，我打電話給你時，由他代聽電話的那一個呀！」大生說道。

「朋友就是朋友，分什麼老朋友，嫩朋友的！你問這個幹什麼？」天娜說道，他是不是經常跟你來往。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不是又怎樣？你曾得着嗎？」這一次，天娜眞的惱了，「大生，你不覺得，你這樣太過份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天娜，我是完全沒有惡意的，我只不過想知道，你與他的來往是否密切罷了！」

「你又不是我的什麼人，這些事情你曾得着嗎？」

「是！是！是我太過多咀，太過多事！對不起，天娜，我一時多口，這都是因爲我太過愛你，我發誓，從此之後，我再也不干涉你的私事！」

「唔，這還差不多！」

## 時代女郎

王口方

### 十六：「逃」出她的家

黃明珠垂着頭，沒作聲。

「你曾經帮過我，我很感激，在你需要帮忙的時候，我也會盡力，但是，我們只是朋友，因而，你應該記住這一點。你歇歇吧，我該走了。」我站起來，走出門口。

「建山……」她在背後叫。

可是，我沒再回頭，匆匆地開了大門，離開了黃明珠的住宅。

我很同情明珠，但却愛莫能助。別說我們之間不可能產生任何的感情，即使我眞的喜歡她，我也必須臨崖勒馬，我不能做出對不住阿梅的事。十多年來，阿梅和我同甘共苦，我們一起度過了那一段漫長的苦難歲月，這種患難夫妻的情愛，是比什麼都刻骨銘心的，現在，我怎能有任何不軌的行爲呢？

我心裡很明白，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，妻子賢慧，兩個小孩子活潑可愛，目下生活雖然清苦點，但却有難得的溫馨的天倫之樂，這樣好好的一個家，我們萬不可自己把它毀掉。

況且，在孩子們面前，我有父親的尊嚴，我自己也不能把

天涯是何處吾家

陳浩泉

### 三四七：竟然信口雌黃

「不是我聽明，而是根據人之常情去猜想。」波比沾沾自喜地說，「你們是做什麼生意的？可否告訴我，讓我分享你們的成就所帶來的光榮和快樂！」

「這，……」安東洛夫說不下去。

「我們是做出入口生意的，」伊蓮娜隨口說，這顯然是信口雌黃了，「但不定期，所以有空暇時間來渡假了。」

「唔，我明白了，」波比又高興地說，「當然又是自作聰明瞎猜一頓了，『你們這次是『公私兼顧』，來渡假是私事，順便考察市道和業務，則是公事了。唔，你們是做哪方面的生意呢？我有些朋友也是做出入口生意的，而我可以介紹給你們認識認識的。」

「唔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」伊蓮娜只好硬着頭皮頂下去，「有機會就給我們介紹吧，你眞夠朋友。」

「別客氣。巴巴拉小姐，」波比說，「能結交上你們做老板的，眞是我的榮幸，說不定將來我還要靠你們呢。中國人說『四海之內皆兄弟』，的確不錯。」

「波比先生眞會說話，」安東洛夫說，「的確。而我們也是愛結交朋友的，這次能結交上你這個朋友，也是我們的榮幸，對不對？」

「你們眞恩愛，」波比驀然地說，「羨煞旁人！」

蘇美　蝶影　■東尼亞

### 三四八：花都少年別吻年輕芳羣

天明後約昂先醒，以爲七點鐘。他不驚醒川上，見她睡的很甜。約定十時半到河邊酒店，十一時半一同午餐，一時半至二時出發去「戴高樂機場」。他輕輕一個人入浴，然後在大客廳看電視新聞。當巴黎早報送到時，藝術版彩色刊出了昨夜他同若野舞蹈的相片，有詳細的花邊新聞——「若野女士的花都俊男」。

「啊！又是造謠！」

他讀下去，這位記者說：「獲第一獎的康城影展女主角，正欣賞花都的美男子……。」他心駭了，細看相片，若野的成熟之美，眞也動人。他口對心說：「我至今還沒有吻過她呢！」但想至此，他下身感到一陣熱辣辣的，性慾勃然興起了。

「用冷水洗身！」他進入了浴間，不敢怠慢，放了冷水淋浴……。

川上到八點前醒來，吸吻了他的身子——「爲什麼，冷冰冰的？你……病了？」——「淋了冷水浴，這是運動之一。」他抱她去用熱水晨浴，同候她整裝，然後做早餐，陪伴她吃，給她看了早報與彩照，他翻譯了花邊新聞，說是昨晚的記者攝影——「保存了吧，轉給若野小姐作紀念吧？」她很大方歡喜。

十時半到了河邊酒店，但若野已看到報紙了，並且共有三份不同的報道——「這是照例的新聞，你爲我保存資料，川上！」約昂改變了態度，他恭敬地吻了若野的手，是最誠敬的行禮，他當她是女王。江上青同他親頰，用英文說：「你六月到英國大使館辦簽証，用香港聘用你的証書——以後再先飛香港。」她當了川上面前吩咐——「第一步，你接受了白先生香港之聘，先取得香港的居留。還有，記得去領國際駕駛執照！」——「是的，我也想到了。」

若野頻頻問他：「還有什麼需求嗎？」他答說：「沒有了，多謝！我在畢業後，將有電話告知。」若野有感於「緣法」，也想起保祿，約昂說：「他明年畢業，現在入廠實習。」

川上注意到若野有不忍離別之心，顯然這個精壯的青年，贏得新朋友的關切。她對若野說：「姐姐，約昂十分感謝你的好心！」——「不可這樣說，他是高貴的青年。」

午飯一齊吃過，一行三輛車出發到戴高樂機場，記者華已在等候，約昂已不可能同川上把臂在一起。直到快入閘門時，若野才偕同川上，拉了約昂到一邊角落，川上哭了，但很快忍住，客氣地與約昂吻別。若野也過來抱住約昂吻了一啖。

駕鶩世界

### 開心

風言蜂語　倫穆■

**受人歡迎**

滯港越南船民日增。從來招呼好都是受人歡迎。

**考試**

港府智囊團希望三年見成績。先解決越南船民可也。

**並不公平**

估計今年移民比去年下降。但有些人却是報愛不報喜。

### 三四七：十分冰冷

摩囉文連忙道歉，安娜曰：「阿文，算喇，道也歉啵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即是肯原諒我？」

安娜曰：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唔得，你未講原諒我。」

安娜曰：「有你咁好氣，爲乜一定要講原諒嘅，强迫我講？有意思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即是原諒我？」

安娜曰：「唔知嘅，瞓醒覺睇下點。」

安娜撥開摩囉文隻手，一口氣行到大門邊，摩囉文追上去，曰：「安娜，留多一陣喇！」

安娜曰：「爲乜？留在此處，一D都不開心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安娜，原諒我好不好！」

安娜曰：「你知不知我最討厭邊種男人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我知，你不鍾意人哋有骨氣，然否？」

安娜曰：「知就得喇！你男一些男人氣概出來好不好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男人氣概？我好硬嘅！你不可以話我係霸王硬上弓嘅！」

安娜表現得十分冰冷，曰：「阿文，你又不妨試下，睇下我以後理不理你。」

摩囉文知道唔講得笑，曰：「安娜，唔好關係我走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不再睬我乎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不想再講什麼，畀我走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安娜，眞係咁絕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不是絕，而係你令我非常不開心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畀個機會我贖罪。」

安娜曰：「依家我也興趣都冇晤矣！阿文，多留一分鐘我都不想喇。」

摩囉文苦苦哀求，安娜曰：「你越求我我越關，阿文，希望你唔好做蠢人。」

摩囉文冇符，曰：「咁我送你返去。」

九之絲貢湖江代現　摩囉文　■歌長田

### 三四七：十十冰冷

摩囉文連忙道歉，安娜曰：「阿文，算喇，道也歉啵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即是肯原諒我？」

安娜曰：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唔得，你未講原諒我。」

安娜曰：「有你咁好氣，爲乜一定要講原諒嘅，强迫我講？有意思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即是原諒我？」

安娜曰：「唔知嘅，瞓醒覺睇下點。」

安娜撥開摩囉文隻手，一口氣行到大門邊，摩囉文追上去，曰：「安娜，留多一陣喇！」

安娜曰：「爲乜？留在此處，一D都不開心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安娜，原諒我好不好！」

安娜曰：「你知不知我最討厭邊種男人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我知，你不鍾意人哋有骨氣，然否？」

安娜曰：「知就得喇！你男一些男人氣概出來好不好？」

摩囉文曰：「男人氣概？我好硬嘅！你不可以話我係霸王硬上弓嘅！」

安娜表現得十分冰冷，曰：「阿文，你又不妨試下，睇下我以後理不理你。」

摩囉文知道唔講得笑，曰：「安娜，唔好關係我走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咁你不再睬我乎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不想再講什麼，畀我走！」

摩囉文曰：「安娜，眞係咁絕？」

安娜曰：「我不是絕，而係你令我非常不開心。」

摩囉文曰：「畀個機會我贖罪。」

安娜曰：「依家我也興趣都冇晤矣！阿文，多留一分鐘我都不想喇。」

摩囉文苦苦哀求，安娜曰：「你越求我我越關，阿文，希望你唔好做蠢人。」

摩囉文冇符，曰：「咁我送你返去。」